



【特稿】

醉舟與愛——巴黎奧運側記

●綠騎士

編按：「聖火從浪漫的歐洲傳到實際的新大陸了。願愛的訊息也隨着奧運傳遞不息。」巴黎奧運會暫告一段落，帕奧（殘奧）緊接舉行。旅法香港作家、畫家綠騎士以細膩的心靈，近距離觀照巴黎奧運，反思面臨崩潰的傳統價值、綠的爭議、場地安置，以及民族自信，並被運動的激情、中國心與滿溢巴黎的愛所感動。

主辦機構：香港作家聯會

香港藝術發展局
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
藝發局邀約計劃

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
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，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。

執筆前兩天，帕拉林匹克（Paralympic，簡稱帕奧或殘奧）聖火在發源地英國史托克·曼戴維爾（Stoke Mandeville）點燃後，經英法海底隧道抵達歐洲大陸，並於八月二十八日開幕式在香榭麗舍大道巡遊到協和廣場，成龍獲選做火炬手之一，引起影迷熱烈反應。

巴黎奧運在千憂萬恐下終於圓滿閉幕，使人大大舒了口氣。花都是深受恐襲威脅的高危城市。此外，法國示威和罷工也是家常便飯，三日一小示、五日一大罷，開幕前夕已有些組織呼籲各式罷工來癱瘓此項盛會。加上政治氣氛混亂低迷，戰雲陰影重重，極右派如日方中，政府匆匆重組內閣，仍未覓得新首相。馬克龍總統宣布開幕時強顏歡笑，奧林匹克聖火在熱氣球中升空，照亮了巴黎之夜。

法國教育家皮埃爾·德顧庭（Pierre de Coubertin）在一八九四年復興了始於公元前七十六年在希臘的奧林匹亞運動會，推動了這個四年一次的全世界盛事。今次奧運法國作東道主，自是特別雀躍。

醉舟

開幕式充滿幻覺、夢囈般的氣氛，使人想起蘭波的〈醉舟〉：
……我是失蹤的船，纏在大海的青絲裏……
……辛辣的愛使我充滿醉的昏沉……

這場大「騷」，反映出法國革命精神的遺傳，反叛與浪漫到骨子裏。

有史以來第一次，走出奧運主場，以全城為場景，河像一條長頸鍊，串珍般連起了沿岸地標性建築，進行長達四小時充滿創意的大匯演。各國選手在船上沿塞納而下，逾三千名演出者，將體育、歷史與多元文化配合。作出高雅與通俗相伴、緊扣時代氣息表演。

不過有好些問題。不少環節以LGBTQ和多元愛情掛帥，引起很多法國人嘩然，怒責在全球性舞台上，以小部分人的傾向，歪曲了法蘭西人的形象。

執政者以包容為名義，近年對「中性」推動不遺餘力，例子不勝枚舉。如在重要如身份證的「家庭手冊」中，再不寫「父」和「母」，代以「家長一」和「家長二」。為了一小部分人，大家就沒爹娘了。



▲晚上看帶着奧運聖火的熱氣球準備上升。（黎家岳攝）



▲城中最美的亞歷山大三世橋，為奧運單車、游泳及鐵人三項比賽場地。向右岸可望到大皇宮玻璃穹頂，大皇宮是劍擊等項目比賽場所。（J.Gosselin攝）

另一段引起激烈爭議的是模擬名畫《最後的晚餐》，以變性王后代替耶穌和十二門徒。藝術總監湯瑪士·祖利（Thomas Jolly）聲言靈感來自荷蘭畫家貝勒提（Bijlerti）的作品《諸神的盛宴》。但若將此兩圖作比較，模擬卻明顯接近《最後的晚餐》。宗教取向與奧運無關，何必藉着「自由」的名義大為侮辱天主教，卻絲毫不敢諷刺伊斯蘭？明顯是欺善怕惡之舉。

這牽涉到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的定義，自非三言兩語可說清。但「互相尊重」應是最起碼的底線。在法國，正如在不少西方國家，傳統價值面臨崩潰，「左膠」大鬧天宮，彷彿法國大革命以文化形式在民間重演，人們若稍為不同意一些偏激立場便會輕易被戴上保守或極右的帽子。而這一切，幕後都是政治和經濟勢力在掙角。

另一點涉及美的準則，例如最後晚餐盤中升起藍色酒神，惡俗得使人作嘔，卻有些人覺得十分有趣可愛。一個人的蘋果是另一個人的毒藥。其實又是深遠的意識形態導流的後果。我知道不需作比較，但不能不想到北京奧運開幕式一場接一場傳統與現代交織的驚艷。

綠的爭議

這是有史以來最「綠」的奧運，引起極多爭議，如硬紙板床、不設冷氣等。招待運動員的餐點逾百分之六十是素食，有些團隊要帶來自己的廚師，對於以美食馳名的法國是極大諷刺。

巴黎市政府希望利用奧運會作為加速城市長期環保政策的載體，所以奧運村將會用作民居，城中很多道路改成人區。「綠」的城市計劃當然好，但操之過急，未能全面配搭，民怨載道。

多年來政府無力處理露宿者問題，花都有些地區成了露天難民營。而這些流浪人的帳幕，最近忽然都不翼而飛了。平日只清掃一次的街道近日清掃兩次，髒亂的城市面目一新。此外，近年來東方遊客成為被搶劫的主要對象，奧運期間全世界小偷雲集，政府動用了高度保安措施，雖仍有搶竊等事件，竟也沒有大案。又有義工幫忙指引遊客。市民都希望這曇花一現的美景會在奧運後繼續下去。只怕像《仙履奇緣》的故事，午夜時鐘敲響，魔法頓然消失，美麗公主打回灰姑娘的原形。

風采滿京華

不少賽事都是在歷史悠久的場地舉行，所以各旅遊重點都被看台佔領和欄柵包圍，普通遊客就參觀不到這些名勝了。這些安置留待作帕奧賽地。這樣大規模的活動自然會替市民帶來諸多不便。例如住在河邊的居民回家都要出示通行證，不過多數仍喜悅地沾染到節日氣氛。到處都是說外語、尤其是英文的人，氣氛很國際化。各區公園都有為奧運而舉辦一些免費活動，設有大型銀幕直播比賽，並提供舒適乾淨的躺椅，又有帶異國風情的表演和給小孩的活動。公園收拾得很整潔，有衛生服務員定時去撿拾地上棄紙。市民都說要讚一讚！

還有單車奪獎健兒隊伍巡遊過巴黎各區。在卓卡狄露（Trocadéro）人權廣場上，獲獎選手巡遊，吸引了人山人海。開幕後聖火在市中心的德麗利（Tuileries）公園展出，都是有意與眾同樂。四萬五千志願者的努力，功勞不淺。

中國心

很多中國華僑熱心投入這項盛事。我不禁想到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，有些老華僑在電視機前，看到唱起《歌唱祖國》時，老淚縱橫。他們在異國從掙扎到耕耘，大半輩子的辛酸在歌聲中溶化。時隔十六載，勤儉精明的旅法華僑在各方面大大發展，以新氣勢匯進時代。奧運中好些項目都採中國先進科技支持，當地華商亦投入不同環節的工作，亦有主動組織的青年義務團，特為中國同胞提供當地服務。

許多僑領雖然明知在河邊看台上只能看到開幕式的一部分，仍不惜重金購買最貴的A類票，在雨中熱切等候。在中國選手隊的船經過時高高揮舞巨大的五星旗，讓健兒們看到同胞為他們打氣。華僑紛紛到各賽場支持中國團隊，嗓子都喊啞了。朋友觀看中國乒乓球女團打贏日本選手那次，雖然明知不應將歷史仇恨與實事拉在一起，但仍不無想到激昂的《義勇軍進行曲》是當年抗日的救亡曲，百感交集。

中國團隊不斷創造奇蹟：溫州籍「中國飛魚」潘展樂在二十歲生日那天拿下中國隊奧運第一面游泳金牌。巴黎來自國內的華僑以溫州人佔大多數，浙江同鄉自是特別興奮。中華健兒光芒不能盡錄。



▲巴黎市政廳前為奧運馬拉松起跑點。（J.Gosselin攝）



▲奧運羽毛球女子雙打賽，中國隊奪冠軍和亞軍。（黎家岳攝）

中國國歌一次又一次伴着選手高舉金牌升起時，全場中國人都合唱，場面極為熱烈，使人心頭洶湧。而很多時，這些耀目的星星背後奮鬥的故事比他們的成就更使人震撼。

民族自信

勝利者的歡呼下蓋着無數失敗者的痛哭，是所有比賽的先天藍圖。體育精神本是以自我超越為主，要參賽便要有輸得起的勇氣。但現實中往往有很多經濟政治等外來壓力。

例如今次很惹人注目的競技體操男子團決賽事件，因蘇煒德兩次掉槓的大失誤將金牌拱手送日本，為千夫所指。而閉幕式插播的「失誤集錦」更出現此片段，直如火上加油。

勝利時歡天喜地，失敗時傷心欲絕，當然是人之常情。但無數網民像中了極端民粹主義的「降頭」，體育與政治意識形態掛勾，把失誤的選手罵得似是喪權辱國，其實亦反映出一種民族自卑心理。多數西方國家都不會當選手失誤是拋了國家的臉。幸好亦有較開明的反應，有些網民指出其實觀眾應多欣賞和鼓勵選手艱苦的拼搏。更觀察到不少網民已漸擺脫「金牌情意結」。奪得金牌當然高興，但並不迫切靠此來證明自己強大。這個新現象反映出民族自信的增長。

我很記得多年前夏天經過一條德國小村，正值世界盃德國與西班牙總決賽。該村更是德國教練的出生地，在村中人擠得黑壓壓的廣場直播，可以想像人們的興奮。最終德國輸了，觀眾沒精打采地散去。我們與幾個人談起，語帶安慰。他們表示當然很失望，但又舒然說：「不過只是場遊戲。」從這小事反映出，他們雖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，民族自信底蘊深厚。

愛

開幕式中不斷強調「愛」。尤其是Celine Dion壓軸，她在與病魔苦戰五年後復出，高歌Edith Piaf的經典名曲Hymne à l'amour（《愛之頌》）：「天可崩，地可裂，只要你愛我，全世界我都不在乎……」歌聲響徹世界那一剎那，人間紛爭都不重要了。

各出賽場地的圍幕都以粉紅與藍作主調，由不同圖案組成，其中一款是一個巨大的心，映遍全城。

閉幕式上奧運籌委會「靚仔主席」艾斯坦古（Tony Estanguet）在一番語重心長的演詞中，插入了溫馨的一句：「這段期間從未試過有這許多求婚。」很法蘭西式的結語。原來共有七段奧運姻緣，其中有中國羽毛球選手劉雨辰當着全世界向金牌黃雅瓊求婚……都是被巴黎的浪漫細菌傳染了。丘比特應參加帕奧，定會獲失明射箭金牌。

彈丸之地的香港，出了兩名金牌得主。張家朗沉着應戰，風度翩翩，永不言棄，技術以外的心理素質更值金牌。江旻德說：「剛拿下世界第一的排名時，就會把勝負看得很重。人越大就越輸不起……這樣很容易會錯失了當下。」皈依了佛教的她希望能做到放下執着，以平常心坦然面對成敗。更希望「大家都可以增長慈悲心，令世界變得更好。」這大愛的理想，正是奧運精神的最高境界。

從神秘金衣人和空中鋼琴師，到湯告魯斯橫衝直撞的電單車，聖火從浪漫的歐洲傳到實際的新大陸了。願愛的訊息也隨着奧運傳遞不息。

帕奧選手以驚人意志戰勝身體缺陷，更震動人心。此文見報之際，比賽已近尾聲，想當有不少感人的成績。

（作者為旅法香港作家、畫家。）

【創作園地】

福州吟五首

●黃坤堯

街頭燒烤排檔

達明夜市聚春園。煮蜆煎蠔牛串燻。
啤酒一升江海闊，紅霞上臉泛微痕。

福州西湖

古堞斜陽醉墨圖。朝來漫步傍西湖。
老榕翠浪波心蕩，一葉輕舟隔水呼。

三坊七巷

三坊七巷鼓樓廬。衣錦文儒光祿居。
橄欖汁甘留雅韻，烏牆黛瓦樹扶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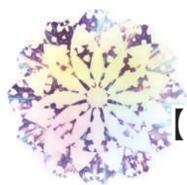
夜遊上下杭遇雨

古色斑斕舊戲台。霓虹光影古榕隈。
狂雷暴雨閩川裏，新海潮鋪湧浪來。

立秋如意

如意輕搖扇底風。西湖秋韻聽寒蟲。
中流擊楫揚威武，林列徐高仰碧穹。

（作者為香港能仁專上學院中文系教授、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資深書院導師。）



【萬花筒】

《豐子愷》——中國現代漫畫鼻祖的善與美

●盧偉力

編按：新城劇團應香港中央圖書館邀請，策劃今年「藝文薈」三場活動，其中於五月二十四日，由新城劇團藝術總監盧偉力博士主持舞台劇《豐子愷》的介紹，並邀得豐子愷孫兒豐羽博士分享。盧偉力作為此劇的編導，撰此文向讀者講述舞台劇《豐子愷》的設計心得。

前言

香港中央圖書館邀請新城劇團策劃今年的「藝文薈」活動，希望把藝術與文學交匯的審美體驗帶給讀者。三場活動，包括杜甫、蘇東坡兩位古代大詩人，以及中國現代漫畫鼻祖豐子愷。三晚活動都直接關連新城劇團「文化中國劇場」演出。五月二十四日的「藝文薈」，以「《豐子愷》——中國現代漫畫鼻祖的善與美」為題，我們邀請了豐子愷的孫兒豐羽博士來分享。豐羽兒童時代與爺爺常在一起，有珍貴的感受。接着，我作為舞台劇《豐子愷》的編導，介紹演出構想。為使讀者從豐子愷的文字去體會了解他，我們安排演員朗讀他的代表散文。「藝文薈」活動中段，還加插口琴演奏豐子愷恩師李叔同寫詞的名曲《送別》。



▲圖為舞台劇《豐子愷》劇照。豐子愷一生愛家愛國，敬愛老師、尊重每一個人。這份善美的人格，是對抗種種逆境的力量。

生命中的溫度

「我爺爺給我的第一感覺是他的溫度。」豐子愷最小的孫兒豐羽在對談發言時，以這句話開始。豐羽說豐子愷常常抱他，也畫過他。

豐子愷有多名子女，最小的兒子豐新枚是在中日戰爭時，豐子愷帶着家眷走難到大後方途中所生。生產時遇險，幸好母子平安。在逃避戰火中誕生，為全家帶來生存希望，取名「新枚」，意味春天來時樹木的新枝。豐羽是豐新枚的兒子，六十年代末出生，那時正值「文化大革命」非理性急風暴雨，豐子愷本人被批判，受到很大衝擊，波及兒女。但是豐子愷一家老少守望，在民族劫難中，滲透倫理關愛。豐羽的出生，像他父親一樣，都在民族苦難當中，都為豐子愷帶來安慰，取名「羽」，是飛行想像，物輕而意遠。

豐羽接過了姑姑豐一吟棒，擔任豐子愷國際文化交流協會會長，策劃了很多展覽，近年編了《豐子愷家書》，收入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五年豐子愷給兒女的家書，內容涉及他晚年在困境中的溫暖的生命感覺，反映他作為父親的無微不至。

豐羽概括介紹豐子愷出生、成長、求學時遇上恩師李叔同、夏丏尊，在日本學習時發現竹久夢二畫作的魅力，而有回中國後的「子愷漫畫」。

「豐子愷一生重家庭，在抗戰期間，他在城區教書，一到周末，會買糖果回鄉鄰的家，與家人談天說故事。」從豐羽的形容，我們彷彿聽到豐子愷一家人的笑聲。

《豐子愷》舞台劇

一般人所認識的豐子愷，是漫畫家。由上世紀二十年代中，以其充滿童心的筆觸和倫理關懷的視角，用中國筆墨，描畫了孩童相、社會眾生相、古典詩詞相、自然相等漫畫，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影響。

豐子愷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？他一生的遭遇與他的藝術有什麼關

連？這是二〇二三年我編導新城劇團《豐子愷》舞台劇的出發點。

在看過好些豐子愷生平、年譜，他本人的畫作、文章、翻譯文字，乃至豐子愷的家書，他與家人的照片之後，我感受到一個有血有肉的文化青年一生守護善美的念想與價值，到晚年，在人身與尊嚴受衝擊時，仍然以平常心，處之泰然。於是，我把《豐子愷》舞台劇的戲劇想像設定為：時代對藝術家的挑戰和考驗。

《豐子愷》的戲劇框架

二十世紀，在動盪的中國，無數悲歡離合、家破人亡，許多人意志消沉，嘆息生逢亂世，但亦有人堅守善念，默默耕耘，無論環境如何艱難，都力所能及地充實自己，以自己的才華滋潤在苦難中的心靈。《豐子愷》通過漫畫家豐子愷（一八九八—一九七五）青年、中年、晚年三個時期，呈現他善美高格、德藝有情的一生，以舞台上血有肉的人文關懷戲劇處境，承托今天在時代中思索未來的香港觀眾。豐子愷青年時追隨李叔同、夏丏尊等人確立藝術教育的信念，貫串全劇，在抗日戰爭帶着一家人走難的日子，在晚年受到政治運動衝擊的日子，初心不變。

豐子愷一生愛家愛國，敬愛老師、尊重每一個人。這份善美的人格，是對抗種種逆境的力量。

一位奮發青年，一位珍視童心的漫畫家，一位慈愛父親，一位與妻子廝守一生的藝術家，在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」，是如何堅守自我？這是《豐子愷》舞台劇的戲劇行動。所以，整個戲由豐子愷晚年開始，通過扮演豐子愷兒女的七位朗誦隊，我們向觀眾提問：

在不可知苦難當中，如何守護善良的心？

在被剝奪人身自由時，如何繼續過平常的日子？

在不知道今天離去的人能否平安回家時，如何保持希望？

然後，朗誦隊宣告：

回憶是希望的蜜，用記憶對抗沮喪。

我們改變不了環境，但我們不可讓環境改變我們。

接着的戲，是對豐子愷一生幾個階段人格美的回憶。

角色構成

豐子愷的漫畫，以簡約線條，突現生命神采，取材滲透倫理關懷。由人生而藝術，以他的人生為素材的戲劇，在角色安排上，自然首先從倫理出發。中華民族有「天地君親師」一說，概括了倫理關係的幾個方面。《豐子愷》舞台劇中有豐子愷的母親、妻子、兒女，他的一位姐姐豐滿，亦有李叔同、夏丏尊兩位恩師，以及他晚年一位學生、



▲舞台上，老年豐子愷與家人共敘一堂的一幕。

林棹的「粵語」不是方言

●伍嶺

【文化綠蔭】

林棹的文學是不能輕易被分類的，無論文學界如何分析她、評論她，她只管在曠野上奔跑就對了。

出道至今，林棹的兩部作品《流溪》與《潮汐圖》皆獲文學界的青睞，什麼「新南方寫作」與「女性作家」的標籤統統可以撕掉，她在其他作家的眼裏被視為一位「重要的作家」，其作品被視為「重要的小說文體」。出生於深圳的林棹，無疑是近年來南方文學的代表。

在成為職業作家之前，林棹就是一位普通的打工仔，她從事遊戲設計，賣過花也種過樹，就連林棹這個名字也是「虛構」的，按她自己的說法，其原名叫普通話念起來像某種素食，用粵語念起來像某種肉食。總之是食物。所以她不願公開自己的原名，她用虛構的名字將自己和世界隔着一層距離，而且，她覺得「林」的意象挺好。這大概與她種過樹的經歷相關吧，雙木成林，林棹已在自己的「兩棵大樹」下收穫了應有的文學夢想，她正在種下另一棵——用詞語製造困境，又用詞語突圍的文學世界。

《流溪》和《潮汐圖》兩部作品的主要場景都在珠三角區域，用了大量的粵語寫作，以致作家林白稱其「語言新鮮、繁茂，音調特別，是粵語獨有的鏗鏘」，且「有強烈的詩性」。

在此，我想簡單說一說她的「粵語」與她文學的關係。

林棹深知廣東人的幽默感、實用，不拘泥於形式和觀念的特點。「比如《潮汐圖》裏的商販，眼界寬了，心態就輕鬆。」她覺得廣東沿海就是這樣的氛圍，信息從四面八方來、很多元，不是單一路徑、單一成份。

這大概是粵語地區的特點，雖然在故事之外沒有方言，但粵語文化隨處可見。比如寫到沙面時，林棹提及的勝利賓館就有些來歷。賓館前身是一八八八年所建沙面酒店，後來改建為域多厘新酒店。「域多厘」，是粵語音譯的「勝利」。所以，身為作家，林棹開始關心歷史，不僅是關心粵語這種方言，而是將方言代入進相關舊事，而許多往事又是基於四面八方的背景，這些都與外部世界發生關係，包括粵語。

很小的時候，林棹就清晰地認識到，身處多方言環境下會對許多事物有所感知。她在一次訪談中說，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她就讀的小學裏，上課的老師來自五湖四海，有着各種各樣的口音。不同方言和它們所代表的或強勢、或弱勢的地域會成為一種隱秘的壓力施加給孩子。這種經驗可能是多方言或多語言地區的孩子們共有的。在特定環



▲《豐子愷》舞台布景。上方三副題為「轟炸」的畫作配合下方逃難戰火的豐子愷一家。

一位俄文老師。

幾年前在構思《豐子愷》劇本時，看到他母親對他成長影響很大。豐子愷幼年喪父，所以特別孝順母親。我本來想以一位中國慈愛父親的孝順故事，展開《豐子愷》劇情。但是，在看過豐子愷年譜之後，發現了一個在豐子愷親人中重要的角色——豐滿——比他長七歲的三姐姐。

豐滿是受五四運動影響的新青年。一九二二年初，懷身孕的豐滿，決心與丈夫離婚，到上海找豐子愷。她在豐子愷的租住房開始她自主的人生。豐子愷為姐姐離婚一事奔走，到律師樓簽紙；豐子愷夫婦二人視豐滿的女兒為親生。豐滿母女一直與豐子愷一家生活，從二十年代，到抗戰，直到四十年代末、五十年代初。《豐子愷》舞台劇，特別強化豐滿、豐子愷姐弟二人的戲，側面寫五四新文化運動。

在豐子愷人生中，除了廝守一生的妻子，還有同甘共苦的姐姐。豐子愷三十歲那天皈依佛教，豐滿在同一天也皈依佛教，二人的法師是弘一大師（李叔同）。豐子愷的天地是慈悲天地，在以回憶為戲劇行動的戲中，我們以舞台蒙太奇展現現實的困境與意識的自由。於是舞台上會有青年與晚年豐子愷。

文如其人

豐子愷是畫家，他亦是散文家、翻譯家。今天看他的文字，自然通達，是白話文運動的佳作。「藝文薈」當晚，我們選讀了〈漸〉（一九二五）、〈楊柳〉（一九三五）、〈談自己的畫〉（一九三五）三篇文章的片段。當中，〈漸〉是香港與大陸中學生熟悉的，〈談自己的畫〉是研究豐子愷的入門基本文章，而〈楊柳〉則道破了豐子愷隨緣的生命觀。以下是〈楊柳〉的開始，本文亦以此作結：

因為我的畫中多楊柳樹，就有人說我喜歡柳樹；因為有人說我喜歡柳樹，我似覺自己真與楊柳樹有緣。但我也曾問心，為什麼喜歡楊柳？到底與楊柳樹有什麼緣？其答案了不可得。原來這完全是偶然的：昔年我住在白馬湖上，看見人們在湖邊種柳，我向他們討了一小株，種在寓屋的牆角裏。因此給這屋取名為「小楊柳屋」，因此常取見慣的楊柳為畫材，因此就有人說我喜歡楊柳，因此我自己似覺與楊柳有緣。

隨緣自在，人間情味，這就是豐子愷。

（本文圖片由新城劇團提供。作者為戲劇博士、新城劇團藝術總監、舞台劇《豐子愷》編導。）



更多《明月灣區》內容可瀏覽：

《明報月刊》網站：<https://mingpaomonthly.com/gbaspecials>
《明報》網站：www.mpgba.com > 點選右上方「明月灣區」欄目